

# 中日隐士文学比较

## ——以陶渊明《饮酒》《归去来兮》与吉田兼好《徒然草》为中心

王子昊

(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, 香港 999077)

**摘要:** 陶渊明与吉田兼好是中日古典文学里程碑式的人物, 他们的作品以其清新脱俗的风格倍受人们喜爱。陶吉两人所处的时代虽然相隔九百余年, 社会生活同样充满艰辛苦楚, 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, 他们在笔墨文字间追寻自然, 抒发心性, 其心中志趣跃然纸上。现今对两者个人研究论作汗牛充栋, 但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极为罕至。本论通过对两者代表性诗歌的鉴赏与品析, 回溯千年大师们诗歌澄净之美, 品味东亚古典诗歌之妙趣。

**关键词:** 隐逸; 寂然; 澄明; 质朴

在中日古典文学史上, 陶渊明与吉田兼好两人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, 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。他们行文简洁质朴, 诗文充满了对复归于朴生活的热爱, 对自然的怜惜。字里行间流淌着隐士的气和哲思观点。文章质朴, 影响却非同一般。“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。可以和他比拟的, 前只有屈原, 后只有杜甫。”吉田兼好平生只有一部作品《徒然草》, 风格类似《枕草子》, 是日本隐士文学的滥觞与元典。陶渊明与吉田兼好两者诗歌同中有异, 异中有同。

陶渊明(约365~427年)田园风格的诗歌最具有艺术魅力, 与其说是他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, 不如说是归隐后自由自在生活的心灵欢歌。荒寂的乡野被陶渊明用诗歌刻画为人人向往的圣地, 逃避纷繁复杂世界一处世外桃源。对陶渊明的评价, 后世学者众说纷纭, 有的将陶渊明定位于司马王朝的忠臣, 有的言之确凿地将其描绘为人民的肖子, 有人则与此观点截然相反, “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诗人或社会诗人, 他所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, 而不是某朝某代的兴衰; ……并没有‘大庇天下寒士’那种社会抱负, 他只是力图在‘淳风日尽’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。”

### 饮酒(其五)

结庐在人境, 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 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 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 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 欲辨已忘言。

该诗为陶渊明《饮酒》系列诗歌中的第五首, 诗中无酒, 题名却为酒。“自称‘性嗜酒’的陶渊明, 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命同等的地位: ‘在世无所须, 唯酒与长年。’生前他以‘家贫不能常得酒’而遗憾, 还断言自己死后也会因在世时‘饮酒不得足’而抱恨。”陶渊明《饮酒》系列诗歌第五首中的“采菊南山下, 悠然见南山”最脍炙人口, 抒发了诗人归至田园, 饮酒微醺之后, 抒发“举杯解尽愁忧去, 换取一生清梦眠”之心绪。

### 《饮酒》序

余闲居寡欢, 兼比夜已长, 偶有名酒, 无夕不饮。顾影独尽, 忽焉复醉。既醉之后, 辄题数句自娱; 纸墨遂多, 辞无伦次。聊命故人书之, 以为欢笑尔。

《饮酒》组诗序言出了作者题名为酒之缘由, “闲居寡欢”“无夕不饮”“数句自娱”“以为欢笑”, 寥寥几句, 却是道尽了诗人的心境, 乃至梦境。四时昼夜交替, 四季荣枯迁移, 其母两年前“内寝”, 又逢桓玄谋划篡位。自然之交替, 家族之荣枯, 时

局之动荡, “《饮酒》二十首, 据序亦是杂诗, 直书胸臆, 直书即事, 乃借饮酒为题耳, 非咏饮酒也。”(清方东树, 《昭昧詹言》)魏晋时期, 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脱离了“朝闻道, 夕可死矣”“志士仁人, 无求生以害仁, 有杀生以成仁”之“志”气。“仁”与“道”受到怀疑。在这低迷昏暗的背景中, 陶渊明没有选择“安食公田数顷”而去“种豆南山”, 以“和谐静穆”的诗文将晦暗的人生引入“澄明之美”。陶渊明的诗歌以清新自然、明快流畅为主要特点, 他的诗歌中表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, 同时也体现了自己高洁的品性和人格。在陶渊明的诗歌中, 语言的简洁和意境的淡远最具有澄净之美。陶氏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用心赏析, 与自然景物心意相通, 泛情于景, 借景抒情。借助自然的力量来洗涤自己内心的烦恼和忧愁, 从而达到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。陶渊明之“志”在于“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”, 之“道”在于“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”, 其诗文便是这种生命境界的完美表现。

吉田兼好所生年代(1283~1350)正处于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, 此时教礼崩塌, 平安贵族文化的价值观根本动摇, 新兴武士分庭抗礼, 连年自然灾害使得本已混乱的社会状况雪上加霜。兼好三十岁时遁世出家, 远离喧嚣, 隐遁山野。归隐后的兼好云游四方, 一生仅著《徒然草》, 全书分为243段。它凝视世间, 妙语佛谛。

### 《徒然草》序

终日闲暇无所事事, 面对砚墨, 过往琐事不断在心中涌现, 随笔写下, 自己甚觉愚昧癫狂。

下层贵族出生的吉田兼好丰富的人生阅历, 悠然的性情加之博学通达, 使得笔下文章趣味渊深, 言简明达又能尽兴。

无论何时, 望见明月便令人意快。或云: “无物比月更美。”又一人与之争曰: “露更有味。”其事殊有趣。其实随时随地无有一物不美妙也。

《徒然草》第九段〈自然之美〉撰写之时, 恰逢兼好四十有八, 这恰是对人生理解最为深刻与了然之时。生活在十四世纪的兼好以清风朗月之心情, 以爱人爱物慈悲之性情, 畅快书写了大自然给自身带来的愉悦。作者抒发的是自身真实情感, 读者感受的是远离喧嚣, 自然宁静之清风扑面而至的愉悦。吉田兼好的诗歌以细腻、含蓄为主要特点, 他的诗歌中通过对自然和人物细致描绘, 表达了对生命和道德的思考, 同时也体现了自己淡泊名利、超脱世俗的品性。在吉田兼好的诗歌中, 语言的婉约和意境的幽远是其最具有澄净之美的体现。他通过细腻的描绘来表现自然和人物

的神韵，借助自然的宁静来寻求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

陶渊明《饮酒》诗序中“闲”“寡”“饮”“欢”，意味着其生活闲暇，饮酒曛酣，至出世忘我之境“悠然见南山”，甚为欢乐。吉田兼好与其相似之处，也是生活闲暇，无聊寂寞。陶渊明是酒酣之际，朦胧之间撰作，诗作中有所幻想、期盼与投射，兼好则是往日琐事不由自主涌上心头，随笔写下二百四十三段，每段无题名，却紧紧扣住一个话题。后来的中文译者翻译时倾向于将每段标以题名，如“忧患”“长生”“女色”“独居”“秋月”“读书”等等之类。中陶吉两者诗〈序〉中均言明自己撰写的缘由，兼好认为自己此举，既愚昧又癫狂。陶渊明则喻之为生活之凑兴。兼好的诗文闪烁着古老辩证的思想光芒，以沧桑之心发禅悟之语，静谧而超脱。两者行文均真实、风趣、质朴，汰尽浮夸虚妄，于不拘一格间尽显灵韵，看似随意而为，实则精心撰作，留给后人无穷的怀想和思索。《归去来兮》是一首描绘陶渊明辞官归隐、重返田园生活的长篇抒情诗。

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……景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……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。世与我而相违，复驾言兮焉求？……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……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为乎遑遑欲何之？

陶渊明运用了生动描绘和细腻心理描写，将情感和思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同时，他也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比喻手法，将抽象的情感和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和语言，使得整首诗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。以上《归去来兮》的选段中“惆怅”“独悲”“翳翳”“孤松”“息交”“相违”“行休”“遑遑”这些词句可感受到作者出世归隐的寂寥之态，但从另一视角来看，却是由心境与情绪这一小入口，表现的是对文字娴熟的玩味以及“对生命的深度体验，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微透悟，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使他给散文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，把晦暗的生活引入澄明，达到一种人生的化境——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，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。”

#### 第四十四段

秋野上草木繁茂，尽情生长。露珠流动，虫声如泣；庭中水音潺潺，浮云飘动仿佛越过京都，月之阴晴更是难定。

“幽玄”美学思想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，“幽玄”强调内在的、隐蔽的、深层次的美，这种美难以用言语直接表达，需要借助暗示、隐喻等手法来传达；“幽玄”追求静谧、淡雅、朦胧的美感，这种美感超越了世俗的喧嚣和浮躁，达到了心灵的净化和升华；“幽玄”强调艺术的韵味和余韵，要求作品具有深远的意境和感染力。《徒然草》第四十四段先是描写了秋天的景致，采用拟人的手法“尽情生长”“虫声如泣”，秋草、露水、虫声、庭院、潺水、浮云勾画出深邃、静谧、幽深的画面。之后，言语一转，“京都，月之阴晴更是难定”，京都都是日本的首都，荣华富贵，杀戮无常，文中通过“月之阴晴”的象征意义，言说着历来种种古老的故事，让读者浮想联翩。这种幽玄的表达方式在《徒然草》中枚不胜数。陶渊明之“志”与吉田兼好之“幽玄”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情态及作者人生的审美志趣。无所谓高矮低下，却是各显风情。

《饮酒》第五首诗歌诗以情为主，融情入景，写出了诗人归隐田园后生活悠闲自得。“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信步走到‘我’农舍菜园子东边篱笆处，朵朵金色花蕊的雏菊迎着暖暖的日光在轻风中摇曳，弯腰采下一朵之际，不经意间猛然看到远处蔚蓝天

空之下南山，如此的幽静、闲暇、寂然、恬淡。”诗人对该番场景的品位正是契合了吉田兼好的“远离人居、水草清佳之地，独自逍遥，可谓最大之快乐。”[吉田兼好著，周作人译，《徒然草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9），页279。]素净的花、湛蓝的天空、碧绿的青草、透彻的水面，无一不映衬在作者纯粹的心镜之间，借助诗句又反射到读者眼中，一回回烫平了读者褶皱的心。两位诗人的秀作虽是千年间的回应，传递的澄净之美，却温暖了人心，与之后的世间添加了光与热、美好与温度。

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（陶渊明《归田园居·其一》），以往的赏析过于强调诗人的归隐之愤之郁，“诗人以‘羁鸟’、‘池鱼’比喻自己误入尘网，不幸受到世俗的羁绊，表达了诗人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”，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田园情趣美。兼好在〈爱生物〉这一节中再次诠释了这种自然之爱，以己换彼的博爱之情。“禁走兽于槛中，加以锁系；剪飞禽之羽翼，闭诸樊笼”，面对这一残忍之举，“有情之人岂忍以此为乐”。进言之，兼好对中国古典文学熟练通达，或许他领会并翻写了陶氏之言，或许是有爱之士的不谋而合。两者均反映出东亚文化的博雅精神，爱人爱物爱己。迎合了东亚儒家古典文化中的“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，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”，（朱熹，《仁说》）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然则人在世间，又岂能无情”。（老子，《道德经》）

从诗歌的澄净之美这一视角来看，陶渊明和吉田兼好的诗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。陶渊明的诗歌更加直接、明快，通过简练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的感受，追求一种朴素、自然的澄净之美。而吉田兼好的诗歌则更加细腻、含蓄，通过细致的描绘来表现自己对生命和道德的感受，追求一种淡泊、幽远的澄净之美。陶渊明之隐逸带有归泊乡土的澄净色调，也有兼济天下的宏大格局，兼好的寂然则是充满超凡脱俗色彩的澄净、细腻与温婉。这些特征的形成与中日文化的迥异不无关系。中国人从古至今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离江湖之远，均有济世救人的社会人文关怀情怀。兼好的“隐”多受禅宗的影响，充满幽玄空寂色彩，善于体会外物之情，或移情于外物，自然与“我”融为一体，非草木却又具有“草木之心”。进言之，前者为身隐，后者为身心皆隐。作为东亚诗人，陶渊明与吉田兼好的诗歌均体现出东方文学的大气澄静、细腻温婉、真诚质朴的共同审美情趣。正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东方澄静的审美情趣的指引，东方古典文学不时闪现出平俗易懂、亲和清澈的风雅色彩。陶渊明与吉田兼好闲淡的诗歌情趣中杂糅着各家精髓，予人豁达与积极之感。以积极的心态品尝生之趣味，从无常的变迁中审阅生命，感觉澄净美的存在。两者诗歌澄净之美极像一束煌煌之光，照亮后人惶惶之内心世界，透过两者之秀作，澄明数百年来亿万读者的万千思绪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戴建业. 澄明之境·陶渊明新论 [M]. 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23.
- [2] 吉田兼好著，王新禧译. 徒然草 [M].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9.
- [3] 陶渊明. 钦定四库全书·陶渊明集 [M]. 北京：中国书店，2018.